

夏话济南

◎葛欣然

今年的夏天似乎来得格外晚,往年到了五月份都烈日炎炎,不用等到午后就已经能感受到扑面而来夏日火辣气息,然而今年的夏天,似乎格外害羞,总是在人间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,如今牡丹开过了、蔷薇正当时,可是那熟悉的火辣却总是迟迟不来。今年的夏天也矜持了,不像是往年那横冲直撞的样子,让人感到了一丝丝的怜爱。

济南的初夏,或许是跟这座城市的气质有关,总是带着一丝诗意,一份温婉,一脉柔情。不像是北方内陆城市干练老辣的火热。即便是午后气温升高,也依然带着一种“夏风解意”的温存,没有攻击性,更没有霸道之气,让人总生出“散发夕凉,开轩卧闲敞”的闲适,这是初夏难能可贵的馈赠。我最喜欢的,也是初夏,初夏有绿油油一派生机勃勃的绿树青草,那挤挤挨挨的叶子,那努力绽放着绿色的积极,还有那阳光下透着油润的色泽,都透露出夏日的生机勃勃。更不用说作为夏季“报喜鸟”的蔷薇,每当看到“满架蔷薇一路香”的时候,我们就会知道,夏天来了。蔷薇微小,不似牡丹的华丽富贵,但是它胜在花多,气势磅礴,每次开花,必定一波一波,汹涌澎湃。就好像是将云朵落入了凡间,将仙境里的一景借来了人间。尤其是清风拂过,吹散暑气的通知,也带着一团团一簇簇的蔷薇轻轻扬起,就像是大明湖里微微起了波澜,带着的不是水汽,而是忽隐忽现的香气,让人觉得,夏天原来也可以浪漫如斯。而蔷薇无论是种在身边亦或是当做自拍背景,也都是这样蓬蓬勃勃的才好看。“水晶帘动微风起,满架蔷薇一院香。”因为这饱满着花与叶,鼓动着香与色的样子,才真是夏天要到来的样子。与春天那种欲语还休的羞涩,那含蓄不外露的春姿大不相同。

我的脑海里总有一个画面。春与夏的使者,是两个孩童,每个人背着一个大大的口袋走向南向北跑一圈,将春和夏洒在人间。春的使者,总是小心翼翼,感觉口袋里东西金贵得很,洒下枝叶变绿的魔法,便是“春色遥看近却无”的似有似无;洒下花开的魔法,便是“竹外桃花三两枝”的疏落;洒下温暖的魔法,也依然是忽冷忽热让人捉摸不定。但看夏天的使者,包袱里有好东西,便一大把扬出去,所以我们看到,大朵大朵的牡丹,大开大合地在花园里绽放,然而几乎一夜之间,窗外的蔷薇也开了,“炸街”一般。更不用说之后那急急上升的温度,感觉夏的使者直接就把自己的包袱给人间抖了抖,毫无保留得给了我们。

尤其是在济南,虽然说今夏略迟,但是但凡要是夏的“使者”当班,那么很快我们就会迎来山呼海啸般的热浪,与此同时,我们的大明湖、趵突泉也会迎来海量的游人。这是济南的骄傲,也是济南的福气。中国人讲究个热闹,因为人多就有人气,人气就带来福气。我们济南,靠着美丽的景色,靠着温厚的人文气质,靠着雅致不张扬、敦厚不凌厉的风骨,成为济南儿女心中最美好的家乡,也称为全国乃至国际友人们心心念念的度假圣地。

人是福气,水也是福气。观夏、赏夏、度夏,都离不开水,而济南是一个水城,大明湖的碧波荡漾,趵突泉的热情翻涌,还有五龙潭、天镜泉、月牙泉等等20余处泉池,周边的九如山瀑布群等等的加持,更让济南成了难能可贵的一块福地。或许就是沾了这份福气,济南这块福地上诞生出许多的名家,宋代词人李清照、辛弃疾,元代散曲家张养浩,还有编撰了《四库全书》的张尔岐等等,都是喝着济南的水,沐浴着济南的风成长起来的文化名人。如果文化也有“四季”之说,

那么我们济南便一如春夏,始终蓬勃。初夏已至,汹涌的人潮已经在向这个小城涌入。火热的阳光已在路上,娇艳的荷花还有一个月就将开放。那人与景、水与花、清晨与暖风、蝉鸣与入声的盛夏很快会到来。济南的温婉将被这些所点燃,让这大明湖水一般温厚灵秀的“女子”,也展现出活泼与魅力,给夏天增添一份娇美,给四季带来几多绚丽。作者系城区居民

等风来? 追风去!

◎卢馨彤

我在四月,等一场风,抚摸我的灵魂。柴门边,有旧时风吹过的痕迹。

他的双眼极像风,明亮,锐利,给人以力量。但他又很老了。黝黑的脸盘曲着深凹的皱纹,佝偻的身躯像是一座小山丘,却撑起一隅不小的晴空。

风应该还会再来吧?在每年的四月,在落雨纷纷的日子,与外公一同,回来看看我。那时我必定站在领奖台上闪闪发光了,外公会为我感到欣慰吧,我想。

又望着眼前如山的练习题,内心挣扎:算了,明天再说,反正早晚得做,拖一会没关系。

半梦半醒间,卷入了回忆的旋涡里。外公曾经用他满是细纹的手指抓住我的手,在拂来满树花香的清风里要我练字,我却拿起了画笔告诉他我要用毛笔绘他的双眼。他失望地收起笔墨纸砚,看我一日一日在画板上勾勒一颗苹果的形狀,偶尔点评几句:“这苹果可是画的不错了。”接连几天,我又倦了,吵着让外公再教我练字。他爽朗地笑,摸摸我的头:“这可不好,自己做的决定要坚持到底,追逐于它。”

我记得他似乎是永远直着又似乎是永远也挺不直的脊背。他不止一次用手掌拍

我后颈,要我直起身骨,可是他呢。他太高了,六十多年的风风雪雪压在他的肩头,他佝偻下去的腰渐渐凝固,于是直不回来了。我惊醒,泪水早已浸湿衣襟。伸手,风依旧未来。好像又来到了。

我早已顺着风,追到了时光里,追到了回忆里,追到了外公亘古不变的爱意里。他就像一阵从冬天吹向春天的风,总也不是温和的,总也是浓郁而宽厚的;他就像是在仲春里的一株楠木,总也不是纤弱的,总也是高大而硬挺的。我在无数个深夜里看着书桌前的灯光悄悄念起他,想起他一次又一次的叮咛,终于明白:很多时候,有些东西是等不来的,一直停留在原地,只是碌碌无为。自己想要的东西,要靠自己去争取。追逐风,追逐阳光,追逐一切美好的事物。

自许追风一场,不负时光。识得春风满面,是儿时。第一缕抚摸我灵魂的,是外公宽厚的手心,是风!

风啊风,你可知道,我不再等你,我追你而去。与你相识一场,触碰着你飘散的形状。你拾起我和你的故事,轻柔地抚去我脸上的忧伤,飘向远方,再次快地把歌来唱。

作者系澄波湖学校学生

最美园林人

◎司文华

题记:安澜碧波拂凡尘,园林职工苦耕耘。杂草清除无尽美,繁枝剪去飒然新。头蒙纱帽遮双眼,衣着长衫湿半身。手下功夫奇出彩,满园绿色景宜人。
——《七律·最美园林人》

一
迎春花开一片黄,玫瑰不悔吐芳香。不辞辛勤公园里,修剪花容种植忙。

二
花园草坪美如画,园工勤苦人人夸。修剪花草多精致,园林景色美最佳。

三
头顶骄阳伴橘红,穿梭水上雨兼风。采蒿挥舞除污空,鱼跃鸥翔碧满空。

四
雨前风急树折枝,脏乱清除需及时。怎愿寒凉衣服湿,尽心尽职水中移。

五
绿意花开喜品春,嚓嚓刀剪逐晨人。清香裁得醉怡目,沁入心扉花木新。

六
冬往寒来迎雨雪,秋回春尽送残花。几番劳苦有谁见,愿去尘污献年华。

七
爱岗敬业谁争后,吃苦耐劳换新装。草赋一笑捐敬意,光荣最是若传芳。

八
雨灾风冻非嫌苦,春夏秋冬不忘勤。赤胆忠诚功业伟,美容城市献红心。

九
碧波染藻隐湖光,春夏撑舟网满仓。挥汗护园何惧苦,只因盛景美名扬。

十
安澜景色好去处,湖水阔容艳丽华。早出同勤捞弃物,天风日雨路人夸。

十一
汗水浇开幸福花,欢歌响后浩千家。水秀山青济阳美,点赞天公送彩霞。

十二
城乡美景与时新,四季四季始如春。双手辛勤添锦彩,颂歌致敬园林人。

十三
安澜湖畔多诗意,画廊万里似玉宫。济阳雨景百花俏,清新靓丽韵无穷。

作者系区法院退休老干部

诗两首

◎肖华

飞絮
春光的放大镜,聚焦
芽苞里的火

落花的一声叹息
春天落下白色的帷幕

沸腾的舞,重启
自由奔放地演绎新生的华丽

浩荡柔情,染白红尘
无心插播下桃红柳绿

梨花雨飘落,了悟原本
化身纯净的泥

回家看娘
无需预约,惦念缠绵在路上
一根烟云的银丝,萦绕在

最温暖脆弱的地方
思绪晃动着拐棍,
指向慈祥的灯塔

倒提着岁月
无力的走在寒来暑往
渴念爬满眼角

粗茶淡饭一串串唠叨,
组成巨大的磁场

车轮跑赢了距离,思念在异乡
疲惫的脚步,很长很长
灵魂的嗅觉,是刻在骨子里的路标

不经意的搪塞,遗忘了凄凉
回眸的胆怯,撕扯成恐慌
拼尽全力哽咽一声,把时光拉长
世间少留一份忧伤

作者单位:区文联

写作,是一场语言的回乡

◎杜秀香

三餐,就像一年四季。他们的一生,村庄永远是圆心,无论走出多大的圆,心都还在村里。村庄里的每一个生物都有它的时间和地方。

牛在院子里慢慢吃草,鸡在门前寻寻觅觅,狗子们不知羞耻的恋爱,鸟儿们在树上歌唱,拍打的羽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布谷鸟好像从来没有停下翅膀,它每次都是叫着从天空飞过,然后越来越远。燕子一直忙,忙着从南方来,忙着往南方去,忙着寻找旧巢,忙着养育儿女。麻雀们则悠闲得多,我不知道它们的家在哪里,但是冬天它们照旧出来叽叽喳喳,觅食,也不忘快乐。还有在《陋室·七月》里唱过,在《唐风·蟋蟀》里唱过,在《古诗十九首》里唱过,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,在凄婉的词里唱过的蟋蟀,每到秋天都殷勤地催促村庄里的女人们赶紧准备冬衣。村庄的房前屋后,田间地头,遍地的野花和野草,蒲公英撑着伞,苍耳竖着耳朵,听着时间的节点,一岁一枯荣,我怀疑,它们与时间偷偷拉过钩,定过约。

刘亮程在书里写着:“每个村庄都有一条土路与外面的世界保持着坑坑洼洼的单线联系,其余的路只通向自己。”记忆中,村里的路纵横交错,连接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,连接着每一块田地,也连接着村外的世界。我曾以为村庄外的世界依然是村庄,直到有一天,父亲赶着马车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叫做县城的地方。那里的一切都和村庄不同,人,生活,都不同。从此以后,对于未来,我们多了很多想象。

“时间,一年地流过村庄。”时间,流过刘亮程的村庄,也流过所有的村庄。人们在自己的村庄里迎接日出,迎接日落,迎接新生,迎接死亡。后来,也迎接时代。不记得从何时起,村庄里的自行车越来越多,家里有了黑白电视,有了唱歌时会录音的录音机,有了卷发、喇叭裤,和烫着头发,穿着喇叭裤的年轻人。每个黄昏

的太阳,依然落在村庄,可一切好像都不同了。后来,我才知道这叫“时代”。

农耕文明的时代就像落在村庄里的黄昏,那些弯曲道路、土墙房屋,以及鸡鸣狗吠的声音,孩子哭

喊的声音,牛马嘶鸣的声音,都被落日照亮,一片辉煌。只是,转眼,已逝。工业文明的朝阳,渐渐升起,重新照亮这个世界,带着无限的新意与梦想。

梦想,一直长着翅膀,所以,村庄里的年轻人纷纷出走了。他们勇敢走出祖辈生活的乡村和生活,急于奔向城市,奔向未知的远方。他们努力在城市扎根,努力让自己与村庄划清界限。终于,他们,还有我们,成了与故乡割裂的一代人。

后来,村庄越来越空旷,越来越安静,再也没有成群的老人倚着墙根晒太阳,再也没有成群的小媳妇大姑娘聚在一起纳鞋底,再也没有放学后扔下书包满村跑的孩子,再也没有黄昏的阳光下袅袅升腾的炊烟,再也没有母亲一声声呼唤着乳名叫孩子回家吃饭的回音,再也没有一个扛着农具踏着自己的影子从田里劳作回家的人……曾经承载着的信仰,不再被相信;曾经维护公序良俗、约束道德伦理的乡规民约,不再被打量。土地,大片大片的撂荒,村庄,它的心空了。

我们的心,也空了。于是,我们试图用手中的笔,用键盘上的字母,拼凑起记忆中的村庄,找到那些消逝在时间里的时光,那些消失在时光里的人与物件,那些无论回望多少次都回不去的岁月。于是,故乡成了文字;乡愁,成了文学。

近几十年来,故乡和乡愁成了散文书写的主题。文以载道,也载着乡愁。2022年,“鲁迅文学奖”的散文奖项,除了李舫的历史散文《大春秋》,其余四部获奖散文集莫不是在书写故乡与乡愁。一起来看看他们的获奖评语:江子的《回乡记》书写变革中的山河故土,是面向广阔人间的滴血认亲之作。沈念的《大潮消息》以地理空间熔铸美学境界,以身体力行测量生态人心。陈仓的《月光不是泥》是普通人迁徙流变的生活信史,乡愁与热望同在、裂变与奋进交织。庞余亮的《小先生》,接续现代以来贤善与性灵的文脉,是一座爱与美的纸上课堂和操场……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安放自己灵魂的村庄,这个村庄是《诗经》里的在河之阳,是杜甫诗里的茅屋,是陶渊明诗里的田园,是孟浩然《过故人庄》里的田家,是余光中诗里的乡愁……

年少不觉家乡好,年老方知乡愁长。幸好,还有写作。

写作,是一场语言的回乡。

作者单位:区人民法院

